

白莲

● 一个美丽绝伦的奉天名妓
● 一段凄楚哀婉的苦难历程

曲伸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白莲

• 曲伸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莲/曲伸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17—1355—1

I. 白… II. 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046 号

白 莲

Bai Lian

作 者 / 曲 伸

责任编辑 / 于祺盛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邮 编 / 15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1.5

字 数 / 295 千字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6000

定 价 / 17.00 元

书 号 / ISBN7—5317—1355—1/1·1391

目 录

- 第一章** (1)
少女白雪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不仅生得美丽,而且极具天赋。
- 第二章** (19)
父亲走了……他为了供女儿读书,便走进了吃人的煤矿,在日本人的淫威下,他没有退缩……
- 第三章** (35)
母女俩相依为命,为了生活下去,母亲去了刘老太爷家做了佣人。她不知道那是一个火坑。
- 第四章** (52)
母亲不甘凌辱,以孱弱之躯与刘老太爷一搏……她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永远地离开了心爱的女儿。
- 第五章** (70)
少女初长成。白雪莹尝到初恋的甘甜,同时又感到爱的苦涩。心爱的人身陷囹圄,为救情人出狱,她用青春的嘴唇,吻了刘老太爷家的大少爷。她并没顾及这有何不妥,因为是为了爱。
- 第六章** (87)
救出了情人,白雪莹如释重负。但不幸的是,她被人贩子瞄上了。

第七章 (107)

心地善良的小伙子,美丽纯情的少女,热恋中的一对情人,不知不觉地走向奸人布下的陷阱……

第八章 (124)

白雪莹实在是太美了!但这并非她的过错。贼人惦记着她,把她一下抛进了万丈深渊。在妓院里,她首先失去的是原来的名字,从此叫白莲。

第九章 (142)

白莲这个名字是清纯的,但白莲的身边却满是污浊。在羞辱与折磨中,白莲痛下决心: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第十章 (161)

白莲不怕死,为了保住贞操,她三番五次摸到了阎王爷的鼻子。就在这时,对白莲倾心已久的青年军官吕军出现了……

第十一章 (179)

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用真爱抚慰白莲那颗几近破碎的心。白莲又一次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

第十二章 (197)

女人毕竟是弱者,白莲也不例外。正当白莲遭强暴以泪洗面的时候,吕军在战场上阵亡的消息传来,使她内心刚刚燃起的爱的火花熄灭了。

第十三章 (216)

一朵洁白的莲花在泥潭中挣扎。白莲为了救下苦难的姐妹,她拿出女人最神圣的东西,任凭卑鄙龌龊的猥客百般蹂躏。白莲在恶梦之中,蓦然回首,初恋情人贾青,果然在那灯火阑干处。

- 第十四章** (232)
或许是土匪曾经为白莲报过杀父之仇的缘故,贾青要救白莲脱离苦海,首先想到的是土匪。他去找土匪拜了把兄弟。
- 第十五章** (251)
土匪敲窑主的钱,贾青用这钱包了白莲的局子。青梅竹马的一对情侣,灯红酒绿中的肌肤之亲,怎不令人心酸!
- 第十六章** (268)
贾青没有成功。他以死囚的身份,向报社的记者讲述了白莲的不幸遭遇。
- 第十七章** (287)
乔装打扮的名记者东梅,与直面人生的名妓女白莲,在相互默契中揭露那个逼良为娼的世道。
- 第十八章** (303)
土匪头子柳志下山“采盘子”,他走进了妓院,住在白莲的房间。白莲的心底,重又激起爱的涟漪……
- 第十九章** (322)
敢爱敢恨的白莲,怜花惜玉的柳志,一对受压迫下的“男盗女娼”,谱写着挚爱真情。
- 第二十章** (342)
凋谢了的莲花又挺直了腰身,白莲义无反顾当上了土匪头子的压寨夫人。那么,这位美丽绝伦的奉天名妓、闻名遐迩的松辽匪首,其归宿如何呢?
- 后记** (362)

引 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如同在黑夜中翘盼启明，在严寒里渴望太阳。主人公所追寻的梦，回肠荡气，催人泪下——

第 一 章

少女白雪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不仅生得美丽，而且极具天赋。

当如血的残阳淹没在浓密的云层之中的时候，坐落在大、小兴安岭南麓、嫩江江畔的卜奎城，又迎来了它苦难的夜晚。

嫩江。半干的江水，岸边已结成冰。阴沉沉的乌云铺天盖地地压下来，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凛冽的寒风裹着暴雪在嫩江大地肆虐，整个城镇被阴霾所笼罩。天然生长的榆树、杨树、柳树等，枯枝败叶纷纷折断飘落。枯萎的野草、灌木在大自然的淫威下瑟瑟发抖。

夜幕徐徐拉开。

一间矮趴趴的房屋，室内设施陈旧，家具破旧不堪，但是，收拾得整齐有序。煤油灯火闪出了微弱的亮光。

纯洁美丽、气质高雅的少女白雪莹穿一身白色衣服，伏在桌子上抄写课文。她不时地用洁白柔嫩的小手捋一捋垂在额前的那一绺秀发，碧盈盈的大眼睛就像深秋的湖水一般幽静，小小的樱唇好

像抹了口红。白晰的、焕发着青春活力的鸭蛋形的脸如施薄粉，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更加楚楚动人。她窈窕而婀娜多姿的风韵，尤其是她那一对标志着女性成熟的微耸的乳胸，不知吸引了多少男人贪婪的目光。

“今年冬天冷得真早！刚入冬，就冷得要命！哎，老百姓的日子难熬啊！到今天，家里连买柴米油盐的钱都拿不出！”母亲吴玉芝打开柜子，取出一件大衣，披在白雪莹的身上。然后到床边坐下，深深地叹息：“从打你出生，就没过几天消停日子。除了逃难，就是受穷，这是什么世道！老天爷啥时候能让老百姓过上安乐的日子？”

“妈，逃难？谁逃难？”白雪莹感到惊异。

“咱们家逃难呗！咱们老家本来在辽宁省大连市，清光绪二十四年，沙俄军队在旅大港登陆。他们到处奸淫烧杀，残害百姓。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和沙皇政府签订了什么《旅大租借地条约》。”

“《旅大租借地条约》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老百姓也知道不多。光知道签订了条约以后，老百姓就倒霉！老毛子依据条约修什么中东铁路。结果，把咱们住的那个村子全部都划归他们租借地里去了，断了咱们老百姓的生路！全村的老百姓拼命反抗，还拿了大刀、长矛，光咱们一个村子，就被打死好几十人！”

“老毛子怎么那么残暴！”

“那时候，家乡还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最早在山东省，后来发展到全国。关东的奉天、长春、哈尔滨都有了义和团，咱们老家大连也有了义和团。他们设坛聚众，一边练拳，一边喊‘预备杀洋人’的口号，声势十分浩大。”

“什么是义和团？”

“义和团就是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的组织。他们讲大义，又抱成团，所以叫义和团。”

“他们为什么预备杀洋人？”

“因为满清政府腐败无能，皇帝昏庸。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作恶多端。他们不甘心受洋人的欺凌，不忍心看到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横行霸道。”

“那我爹参没参加义和团？”

“你爹也参加了义和团。那时候你刚两岁，老毛子修铁路，把咱们蓖子窝村一带占去以后，咱们老百姓就晒不了盐，断绝了生路。全村子两千多老百姓一起和老毛子拼命。你爹和一个老毛子一齐滚到了河里。那家伙不会水，给淹死了，你爹活了下来。光那一次，咱们村的老百姓给打死好几十，伤残好几百！”

“妈，我爹真行！不过，这件事我怎么从来没听我爹讲过？”

“你爹他不敢讲啊！”

“为什么？”

“因为洋人不让义和团存在。满清政府听洋人的话，他们对义和团抓的抓、杀的杀、压的压，全都给镇压下去了！后来，你爹隐姓埋名，带着咱们娘俩，逃难到黑龙江边的海兰泡。”

“又逃到海兰泡？”

“咱们家也真够倒霉的，连喝凉水都塞牙！咱们逃到海兰泡也没安生。就在那年夏天，老毛子出动了好多警察，把海兰泡好几千中国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关进了警察局，警察局装不下，就关进空房子。咱们一家三口被关进了空房子，你吓得一个劲儿地哭。”

“这次老毛子杀人了吗？”

“又没少杀！他们到江边一家木材厂的院落里，枪杀、刀劈中国老百姓，一连四天，老百姓血流成河啊！你爹一看事情不好，偷偷摸摸在墙角下掏了一个洞，咱们一家三口才死里逃生！”

“妈，我的命真大！不，主要还是我爹机智、勇敢！不然的话，咱们全家就都被杀人不眨眼的老毛子杀死了！”

“从海兰泡逃难出来以后，你爹又带着咱们娘俩逃难到卜奎城。后来听说，老毛子血洗了海兰泡以后，又强占了江东六十四

屯,枪毙、刀劈中国老百姓不计其数!”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总是受人家欺凌呢?”白雪莹低头沉思,默默不语。

父亲白耀祖推门进屋,深深地叹息,并愁眉苦脸地对吴玉芝说:“唉,顾客太少,没卖几个钱!”

吴玉芝也深深叹息:“唉,卖多少算多少吧!反正‘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矧子’。天底下吃不上、喝不上的不光咱们一家!”

白耀祖见白雪莹沉默不语,便打趣地问:“哟,爹的宝贝姑娘怎么了?谁给惹生气了怎么的?瞅那小嘴儿,能拴一头小毛驴!”

白雪莹娇嗔地莞尔一笑:“爹,您又拿我寻开心!”

白耀祖低头瞅瞅白雪莹的作业:“《木兰诗》?我姑娘的字大有长进哪!虽然纤弱了点儿,缺少骨力,但是挺秀气,再稍微硬朗一些就好了!爹来考考你,这首诗歌写的是什么?”

“这是一首北朝民歌,写的是少女花木兰代父从军,胜利归来的故事。”

“雪莹,你不但要学诗,更重要的是要学人!”

“花木兰的英雄形象,使我看到了中国古代劳动妇女刚强、勇敢、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我也要做花木兰!”

“好!我姑娘真是好样的,有志气!看来爹没白供你读书!”

白雪莹撒娇地扑到白耀祖怀抱。

白耀祖爱抚地抚摸着白雪莹的头。

吴玉芝端上来玉米饼和白菜汤,放在桌子上。又去厨房碗柜里取出两个咸鸭蛋和一盘花生米,放在白耀祖面前:“吃饭吧!”

白耀祖、白雪莹在桌子跟前坐下。

吴玉芝给每人盛一碗汤,然后坐在桌前,拿起玉米饼,心神不安,心事重重地吃着。伍龙推开门,大步流星地进屋。他摘下狗皮帽子,用帽子使劲地拍打着身上的雪。

他抬头瞅见桌子上的饭菜,喜不自禁:“哟,好香的大饼子!弟妹烹调手艺不错呀!还有咸鸭蛋、花生米,都是我最喜欢吃的!这

么好的下酒菜,没有那个(用手做喝酒动作),不白瞎了吗!”他放下帽子,脱掉外衣,拿过一只方凳,放在桌旁,坐好。

吴玉芝见伍龙突如其来地到来,连忙站起来:“大姐夫,我再去加两个菜。”便去厨房炒菜。

白耀祖随口问道:“大姐夫,我大姐怎么没来?”伍龙摇头晃脑,十分爽朗地说:“这种鬼天气,最好是在家里一猫,往炕头一坐,喝上两盅酒。要是不到城里办事,我也不来!”

白耀祖素知伍龙的脾气秉性,说:“别人来了我不敢说,大姐夫来了,我把老箱底翻出来,也得让大姐夫喝好!”他翻箱倒柜,拿出一瓶‘五加皮’,往桌子上一放,把两只酒盅摆到桌面上来,斟满酒:“大姐夫,咱们哥俩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一定要好好喝一顿!来,干杯!”

伍龙也不推辞,端起酒盅,一扬脖,一饮而尽。白耀祖连忙又给伍龙斟酒。二人酒逢知己,各端酒盅,又是一饮而尽。

吴玉芝端着两盘菜,放在桌子上,和白雪莹匆匆忙忙地吃饭。白雪莹吃过饭,起身到一旁,拿起书本看书去了。

吴玉芝起身把多余的碗筷捡下去,笑容可掬地对伍龙说:“大姐夫,你们哥俩好不容易见一面!今天既然来了,一定要喝好!”

伍龙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爽朗地对吴玉芝说:“师妹,我到这还能装假吗?不喝好吃好,我就不撂筷!”

白耀祖在一边接茬道:“我和大姐夫最对脾气了!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咱们哥俩一定要喝好、吃好、唠好!”

伍龙、白耀祖二人推杯换盏,喝得好不痛快。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伍龙打开了话匣子:“黑龙江这个鬼地方,可真够冷的!在咱们老家,哪能这么早就上冻呢!这三九天要是到外边去撒尿,都能把那玩艺儿冻掉!”

白耀祖笑眯眯地说:“大姐夫说话净徠玄!你看见谁把那个玩艺儿冻掉了?”

伍龙认真地说:“还是辽阳好啊!气候好,水土好,物产丰富,

哪都比黑龙江好！”

白耀祖不以为然说：“大姐夫又提你们老家辽阳！要我看，在黑龙江卜奎这个地方呆惯了，也挺好！抓一把土，都能攥出油来！嫩江里的鱼，一伸手都能捞上来好几条！”

伍龙放下筷子，撂下酒盅，和白耀祖叫起真来：“要我看，还是辽阳好！就说历史背景吧，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设郡，辽金时代还在那里设置东京燕州城，单说那白塔吧，那是唐朝有名的大将薛仁贵征服辽东之后，老百姓为了纪念薛将军的功劳德政，赞颂唐王朝安邦治国的国策才修的，这叫典故！你懂吗？”

白耀祖故意奉承伍龙一句：“我知道大姐夫走南闯北的，懂得的特别多！”

伍龙得意洋洋地说：“家乡嘛，我还能不知道家乡的典故？你知道那塔为什么是白的吗？是因为薛将军穿的是白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唐王朝皇帝希望所有的官员都象白塔那么洁白，都那么清正廉洁！”

白耀祖长长地叹息，感慨万分地说：“清正廉洁？白瞎这好词了！这个世道，那些个当官的，从上到下，有几个屁股上没屎的？有几个不贪得无厌的？有几个不黑心的？都他妈的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一肚子男盗女娼！”

伍龙也深深地叹息：“唉！咱们小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咱们‘达’不了，兼济不了天下，只能‘穷’，只能独善其身！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耀祖，来，咱们干杯！”

二人举杯，一饮而尽。

血红的太阳懒洋洋地从东方的地平线上爬起来。

一间乳白色的房子，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恰似一个风韵俏丽、纯洁美丽的少女，在粼粼的碧波中洗浴自己白晰、柔嫩的胴体。

这是一家私塾学堂。学堂洁净、宽敞、明亮。新粉刷的雪白的墙壁，如同皑皑的白雪。

教室里,二十几个十七八岁的男女学生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前,身体在不停地晃动。书声朗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荇,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白雪莹坐在课堂,和同学们一起大声朗读。私塾先生坐在讲台前的椅子上,双目微闭,轻轻地摇晃着脑袋,口中念念有词,十分投入。

市警察局局长的公子刘小波坐在白雪莹身后,悄悄地搞恶作剧:他把白雪莹的长辫子拴在椅子的靠背上。

学生们齐声朗读一遍课文之后,停了下来。

私塾先生睁开眼睛:“把《静女》(邶风)这篇课文再朗读一遍!”

学生们又大声齐读了一遍。

私塾先生微微点头:“哪个同学能把这首诗翻译一遍?”

同学们举手。刘小波心怀鬼胎,迟疑不决,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慢吞吞也举起手。

私塾先生用二拇指指了一下刘小波,拖着慢悠悠的腔调说:“刘小波同学,你把《静女》(邶风)这首诗翻译一下!”

刘小波有点惶恐,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静女》(邶风)这首诗写的是情人幽会。‘静女其朱(姝),俟我于城隅’。静女,静女是静静的女子。”

有几个同学笑了起来。

刘小波:“其朱(姝)是骑着一只大肥猪!”

课堂顿时哄堂大笑。同桌的贾青在一旁小声地提醒:“小波,你搞错了!是‘其姝’,不是‘骑猪’!”

刘小波瞅了贾青一眼,又眨眨眼睛,恍然大悟地说:“噢,对了,‘静女其姝’是说文静的女子和男朋友下棋输掉了!”

同学们笑得更欢,有的笑得前仰后合。

私塾先生用黑板擦使劲地敲打桌子,大声说:“肃静,肃静!课堂不许喧哗!”

课堂渐渐地静下来。

私塾先生板着脸青的面孔，依旧拖着慢悠悠的腔调说：“纯粹一派胡说八道，二者风马牛不相及也！你给我站到前面来！”

刘小波胆怯地、慢吞吞地走到前面。

私塾先生严厉地大声命令道：“把手伸出来！”

刘小波挤眉弄眼，不十分情愿，但却乖乖地伸出右手。

私塾先生歪着头，斜着眼看了刘小波，大声命令：“伸左手！”

刘小波放下右手，伸出左手。私塾先生伸出他枯瘦的手，一只手抓住刘小波的手，另一只手拿起戒尺，对准刘小波的手掌，“啪啪啪”地打了几下。

刘小波疼得直咧嘴，但是没敢吱声。

私塾先生打过刘小波之后，似乎还没有解气，指着刘小波的鼻子说：“你给我站到一边去！”

刘小波乖乖地站到前边的墙角。

私塾先生环视了一下教室，目光落在白雪莹白嫩、俏丽的脸庞上：“白雪莹同学，你把这首诗翻译一下！”

白雪莹欲起身站直，刚站起一半，被拴在椅子靠背的辫子拴住，不能直身，“哎呦”一声，又坐到椅子上。

课堂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坐在白雪莹同桌的贵笑莲连忙上前给雪莹解开辫梢。白雪莹站了起来。

私塾先生瞪着眼睛厉声问：“这是谁干的？”

全课堂无人敢说话。

私塾先生转身问刘小波：“这是不是你干的？”

刘小波面红耳赤，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不知道！”

私塾先生气得哭笑不得，摇头晃脑地骂道：“真是‘儒子不可教也’！这次我不再打你了，先记录在案，下次再犯错误，二过并罚！记住了吗？”

刘小波一听见‘不打’二字，连忙作揖施礼：“记住了，记住了！谢谢先生开恩！”

私塾先生用二拇指点着刘小波的脑门厉声说道：“白雪莹同学翻译这首诗，你给我好好听着，不许精神溜号！”

刘小波“喀嚓”一个立正，顽皮地说：“是，先生，我一定认真听白雪莹同学翻译！”

白雪莹端着书本，有板有眼地翻译：“《静女》（邶风）这首诗先是写赴约，后写女子向男子赠物表达爱情。”

私塾先生微微点头。

白雪莹：“第一章‘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是说一个恬静、美丽的姑娘，等我在城的角楼上。到了见面的地点，并不见姑娘的身影，急得我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私塾先生点头。

白雪莹：“第二章写姑娘终于露面了，她并不是爽约，而是故意藏起来，逗着我玩。会面后，姑娘把一支小草递给我，说是给我的礼物，故意试一试我。我一语双关地说，这棵小草美丽极了。”

私塾先生频频点头。

白雪莹：“第三章写姑娘把牧场采摘的萋草递给我，我也故意表示惊讶，说草美丽得出奇，但并不是这草本身美丽，而是因为它是美人送的。这首诗把民间青年男女相会时那种天真活泼互相逗趣的情境写得活龙活现。”

私塾先生顿时兴奋得眉飞色舞，他双手击掌，高兴地说：“妙！妙！白雪莹同学用词准确无误，语言精炼，翻译恰到好处，意境把握得好。你们大家都要向她学习！”

放学了，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出学堂。白雪莹背着书包，嘴里哼着小曲，也走出学堂。

回家路上。一处胡同口。

刘小波拎着书包，拦住白雪莹，趾高气扬地说：“站住，白丫头片子！你是拿磨盘砸天——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今天在课堂上，你胆大包天，竟敢叫我刘公子下不来台！在卜奎城，你买二两

毛线纺一纺(访),谁不知道市警察局刘局长的公子刘小波!今天,你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说一声:刘公子,下回我不敢了,我就饶恕你!不然的话,可别怪我刘公子对你不客气!”

白雪莹昂首挺胸,毫不示弱,大声地说:“你挨打,下不来台,是因为你在课堂上没用心读书,和我有什么关系?至于下跪,我上跪天,下跪地,中跪父母老师。除此而外,我什么人都不跪!”

“哈哈!你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好,不跪也行!那你亲我一口,这个容易做到!”

“大男大女,别没羞耻!”

“好你个白丫头片子!我看你是‘骑老母猪耍林秸,不知道自己人马刀枪如何’!‘蜗牛虫拿月亮当镜子,不知道自己的深浅高低’!我刘公子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一辈子都怕我,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刘小波把书包扔到地上,走到白雪莹面前。

白雪莹站着不动。蔑视地看着这位警察局长的公子。

刘小波突然上前,双手抱住白雪莹的头,对着白雪莹的脸蛋,狠狠地亲了一口。然后,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的将军一般,得意洋洋地说:“好啦,咱们俩的一切恩怨就算一笔勾销,化干戈为玉帛!”

他弯腰拎起书包,转身欲走。

白雪莹气急败坏,趁刘小波弯腰拎书包,双手举起自己的书包向刘小波后背狠狠地砸过去。

刘小波冷不防后背挨了一下,怪叫起来:“哎呀,好你个白丫头片子!我刘公子没舍得打你,你倒打起我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他上前双手抱住白雪莹,用力将白雪莹摔倒在地上,然后骑到她的身上,用手拍着屁股,边拍边喊:“驾!驾!我的大白马真好!”

贾青走来,见刘小波欺负白雪莹,拍着胸脯大声说:“小波,你欺负雪莹算什么能耐?有种的咱们俩来!”

刘小波抬头,见是贾青,不以为然地说:“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贾青啊!她花钱雇用你当保镖了咋的,你来给他当保护人?来,

咱们俩一个对一个，我要不把你摔在地上爬不起来，我都不姓刘！”他从白雪莹身上下来，站在一边。

贾青把书包往地上一扔，冲到刘小波跟前，两个人滚成一团。

白雪莹见状，连忙上前帮助贾青，把刘小波按在地上。贾青在地上抓点雪塞进刘小波的脖子。

刘小波立即大叫起来：“哎呀！穷小子反天啦！敢欺负我刘公子！”

贵笑莲远处看到刘小波被两个人按倒在地上，急急忙忙边跑边大喊大叫：“哪里来的野孩子，俩欺负一个？”

贾青见笑莲过来，急忙说：“雪莹，刘公子的救兵来了，快跑！”

白雪莹拎起书包，转身就跑。贾青爬起来拎起自己的书包追雪莹。二人嘻嘻哈哈，飞也似地跑了。

刘小波自己一轱辘爬起来，拍打身上的雪。贵笑莲上前帮刘小波拍打身上的雪，柔声劝道：“小波，我以为你和野孩子打架斗殴呢，原来是贾青、雪莹他们！看弄得这一身雪！下回可别这么闹了，万一摔坏怎么办？”

刘小波嘻嘻哈哈地说：“没关系！我刘公子是张飞骗马——一个顶俩！”

贵笑莲掏出自己的手帕递给刘小波：“给你手帕，把脖子的雪擦一擦！都化了吧，多凉啊！”

刘小波接过手帕擦脖子：“笑莲，你说怪不怪，越是穷人家的孩子，越发长得好看！你看雪莹，家境挺困难，可人长得象天仙似的！我一看见她，总想撩撩她！”

“你呆着没事干点儿什么不好！有工夫看点书，背背课文，也不至于在课堂上出笑话！撩人家雪莹干什么？”

“我喜欢她，才撩她！将来，我非娶她当我老婆不可！”

“小波，你要是说这种话，我就永远也不搭理你啦！”

“贵小姐，我是说着玩的，你别生气！”

“你娶谁跟我没关系，我生的哪门子气？你这不是一派胡言乱